

老子校詁

蒋锡昌 编著

成都古籍书店



蒋锡昌 编著

老子校詁

成都古籍书店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本影印。

老子校诂

蒋锡昌 编著

成都古籍书店复制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制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印张：十六·一二五 印数：四〇〇〇册

一九八八年九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定价：四元四角

老子校詁自序（一）

治老子者有二難：一曰，本多舛異，不先校勘，無以知古本之真；苟不知古本之真，而率讀焉，是讀僞書也。二曰，字多殊誼，不先訓詁，則不辨古誼之真；苟不辨古誼之真，而爲解焉，是解己意也。

此書校勘之法，重在以老校老。凡校一字，必先自前後文覓其相同之例；不得，方以他書爲校。書以浙局王本爲主。凡王有古本可採者，從古本；王本誼不可通，而又無古本可採者，則於其他古本擇善而從。餘悉仍之，不輕改也。訓詁之法，重在以老詁老。凡詁一字，亦必自前後文覓其相同之例；不得，方以他訓爲詁。其中取舍，則以不肯全書大指爲定，決不輕以古人成義爲據也。

至若先儒近賢之說，於老古誼可供探討者，亦盡量錄入，而後下以己意。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疑而不決者，則付之闕如，以待讀者之自判。

老子文簡義深，故其哲學不易言，言亦不易明。欲明老子哲學，必先明莊子哲學。以莊子哲學較易瞭解，而其要歸又大體本諸老子故也。讀者苟有志焉，可讀是書竟，再參閱余所著莊子哲學，當能事半功倍，玩索自得之也。

錫昌之作此書也，寒暑十移，稿凡三易；誠不自量，忘其淺薄，頗欲試祛以上二難，故名曰老子校詁云耳。

末附黃老攷，老莊並稱之始攷，黃老學者接子捷子接子爲一人攷，古代引老經最早之人攷四篇。小識小聞，無

關宏指。但於老學，不無可供研究之處。故錄之，以俟世之學者正焉。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三日，無錫蔣錫昌序於毛巷街之和樂堂。

老子校詁自序(二)

諸子之學所起，蓋其主要原因有二。黃帝諸侯，號稱萬國。周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亦有八百之多。及武王平殷，又大封子弟同姓，功臣謀士，以及先聖之後。此種無數諸侯，以「鎔異谷別，水絕山隔」於封地上，當然「各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淮南子要略」於政治上，當然「田疇異疇，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許慎說文解字：夫各國之經濟條件既不相同，則其學者所由形成之思想當亦不能相同。各國學者思想既不相同，以接觸結果，或則互較互究，或則相吸相攻。於是各國思想上之發展，遂由多方面之分化融貫而漸趨於精密，卒以孕育完成諸子之學。假使周武王平殷之後，不立諸國，而以天下統之於己，則秦始皇「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秦始世紀之局面，早見於周，而諸子之學當亦無由發生。卽能發生，亦不能如後之蓬勃燦爛。此諸子之學，原於各國經濟之不同者，一也。

春秋之時，王室衰微，各國諸侯，以經濟原因，相攻如仇，遂開戰國兼併局面。史記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劉向戰國策書錄：「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兵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

命。滑然道德絕矣！以上所言，即此局面之大概情形也。吾人於其中有可注意者，即各國鑒於經濟爭奪，愈趨愈劇，禍福之轉，間不容髮；所有政治組織，法令制度，以及是非標準等，不得不向富國強兵之總目標上，急謀適當之改變，以便應付長期戰爭。如此，則弱小可免於亡，強大可再併吞。其最著名者，如趙之易服，秦之變法，是也。趙策，「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商君列傳，「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皆指此而言。諸子之學所以紛異多端，與此亦有極大關係。各國既處心積慮，務於富國強兵，一君之力無濟於事，故無不厚招游學諸子，以為之謀，以為之助。魏世家，「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商君列傳，「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樂毅列傳，「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皆可為證。諸子見此需要，可以乘機獲取富貴利祿，故無不竭其所學，取合諸侯。李斯列傳，「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貨殖列傳，「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此言最足表明游士一般之真情。此天下游士所以馮軾結鞅，轉轂於道，周流不息也。故諸子之起，一面固為各國當時國君迫切需要，而一面諸子自己亦可藉此以取富貴利祿，此乃上下經濟上相需之勢使然，並非偶然之事。莊子天下所謂「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即指此而

言。其中惟老莊懷道自完，見機而退，故超然遠隱，不知所終；孔孟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故菜色陳蔡，困於齊梁，墨宋志切救世，多於爲人，故枯槁不舍，以苦爲極；能卓然特立獨行，不與諸子相同耳。此諸子之學，原於各國君主與自己經濟上之相需者，二也。

至於諸子著書，蓋其原因，亦有二種。諸子之學，原爲用於事功。故有才學而得用者，儘可實行其志，並無著書必要。士人讀書游說，賤則小吏，貴則卿相，論語所謂「學而優則仕」，此固爲士人之目的，亦卽士人之職業。蓋以仕之職，於個人經濟上終比一般農工商爲舒適優厚。故聰明才智之人，所由讀書爲士，而羣趨此途也。士之游說諸侯也，其法有二。一憑口說，如蘇秦張儀等是也。一憑著書，如騶衍淳于髡等是也。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作主運。」又云，「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騶奭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此種著書性質，乃全爲干祿。蓋猶今留學生以博士論文爲取得作官或大學教授之媒介。如騶衍所以能爲各國諸侯見重尊禮者，卽爲其有數種特別著作之故。士人著作與其個人發達有如此重要之關係，故士人之有學問者，乃不得不著書，以與徒憑口說者相競一日之長，以爲自己進身之具。戰國私人著述之多，此殆爲一重要原因。此諸子之書，原於個人干祿者，一也。

夫一切士人游說諸侯，繼踵取卿相如取囊中物者，固往往而是。然所遇不合，終至白首困厄而不得意者，亦所

在多有。彼等一部份才學不甚高明者，則寄權貴門下，而爲其食客；一部份才學傑出，不甘沒沒無聞者，則以窮愁無聊，乃退而著書，思垂空文以自見於後世。孟子荀卿列傳：「孟軻……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平原君虞卿列傳：「虞卿……不得意，乃著書。」史記自序：「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炙，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皆其例證。此諸子之書，原於個人窮愁者，二也。

諸子之學即天下所謂「百家之學」。「百家之學」除老莊以及惠施桓團公孫龍等辯者外，均得「道術」之一端。天下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者，是也。蓋老莊能得古道之全，故與諸子不同。一端與全之別：一則爲治道之一，乃人臣之道；一則爲治道之整，乃人君之道也。辯者「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多得」於自己之「一察」，而爲純理上空前之創見，故無關「古之所謂道術」。荀子非十二子所謂「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者，是也。

老子之道即天下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亦即「古之所謂道術」。史記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曰：「務在節儉，毋多欲。」此即老子之道，亦即「內聖外王之道」，或「古之所謂道術」也。儒林列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案

老子道德篇，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理國卽外王之道，理身卽內聖之道。何謂「內聖」？曰：天下無道，則聖人退內而爲隱居之聖人，是也。何謂「外王」？曰：天下有道，則聖人出外而爲治國之君王，是也。「古之所謂道術」惡乎存？曰：存於當時王官所世守，或失守而自藏。「數度」等典籍，存於「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書籍，最後散於「百家之學」以及「約定俗成」。荀子正名

天下，「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此言「道術」運行之原則，既詳且備，無乎不在，無所不包也。又云，「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爲意。」又云，「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此言「道術」運行之對象，以民之經濟爲主也。又云，「老弱孤寡……皆有以養。」又云，「和天下，澤及百姓。」此言「道術」運行之目的，於經濟上實在老弱孤寡，皆有以養，並不偏於少數富貴階級也。此種精神，既極唯心，又極唯物；何等公正，何等偉大！史公老子列傳獨許老子爲「深遠」，實得道家之精意而後言之。其評論正確，究非後之小儒淺學所能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太史公自序今人馮友蘭先生據此以爲「道家後起，故能采各家之長。而後世乃謂各家皆出於道家，亦可謂不善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旨矣。」中國哲學史二二一面不知「各家之長」卽莊子所謂「一曲」之意，乃「道術」一端之長。此「長」也，原存古時整個「道術」之中，已

先各家有之，特各家不能知其整個，故僅得其一端之長也。此義既明，則司馬談之語，可得而解。謂道家之術，能因後來所謂陰陽儒墨名法等各家所長，而得其整個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乃指論六家開創人著作中之要旨而言，如墨家之於墨子，及道家之於老子，是也。上文云，「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謂愍學者之不達其書中要意而師悖也。故道家一名，雖漢人例指後起之黃老學者而言；但此論六家要旨中之道家，乃專指著作老子之道家而言。下文謂「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均指著作老子之道家而言，可爲證也。又老子列傳，「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敬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明謂各家皆原於整個之道，而老子所得最爲深遠全備，正可與此互發，亦其證也。讀古書之道，貴心通全書之大而解其小，不能拘於一句一字之小而該其全。因古人作文用字，有時極隨便參差，不能如後人之嚴格精確。如史公於老子列傳，一則曰「老子所貴道」，再則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於自序，一則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再則曰「道家「無爲」」，皆其例證也。

故馮友蘭先生謂道家後起者，固非；後世謂各家皆出於道家者，亦非。至於吾友錢賓四先生謂「道啓於墨」，先秦諸子繫年自序二十三面，尤無佐證。吾人當據莊子定道家與各家皆出於古之「道術」。惟道家較早而得其整個，各家較遲而得其一端，此其大別也。

錢賓四先生又謂「今傳道德五千言，……其成書年代，亦無的證，可資論定。據其書思想議論及其文體風格，蓋斷在孔子後，當自莊周之學既盛，乃始有之。」二〇六面又謂「莊子內篇述老聃語，絕不見今老子五千言中。蓋其時尚無老子，特莊周自爲寓言。」二〇八面馮友蘭先生亦謂「老子係戰國時人所作……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於論語。」二〇面查齊物論，「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此即引老子二十一章「道之爲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之誼也。齊物論，「有始也者。」此即引一章「無名，天地之始」之誼也。又「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此即引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誼也。又「大仁不仁。」此即引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之誼也。又「大辯不言。」此即引五十六章「知者不言，」八十一章「辯者不善」之誼也。又「道昭而不道。」此即引一章「道可道，非常道」之誼也。大宗師，「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此即引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之誼也。又「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此即引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誼也。又「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此即引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之誼也。應帝王，「明王之治，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即引十章「愛民治國，能無知乎；……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之誼也。是莊子內篇固已引及老子矣，特內篇之引老子，係約引其意；外篇雜篇或約引其意，或逕引原文。故後世皆知外篇雜篇之引老子，而罕知內篇之亦引老子也。此可證錢說之不能成立。

又查春秋時，鄧析共著二書。一爲竹刑。定公九年傳，「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注，「鄧析……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云竹刑。」一爲鄧析藝文志名志有鄧析二篇。荀子不苟篇，「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楊注引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是鄧析雖非今之傳本，然荀子劉向猶及見之，當非僞作無疑。錢賓四先生謂「鄧析乃戰國晚世桓園辯者之徒所僞託。」一八面並無佐證，不足采取。又春秋之末，范蠡亦著書二種。一曰計然。史記貨殖列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一曰范蠡藝文志兵權謀家有范蠡二篇。是孔子以前，已有私人著述之事矣。此可證馮說之不能成立。范蠡雖後孔子，然其輔越滅吳，實在孔子未死以前，故可定其書在孔子前也。

至於思想議論及文體風俗等，並無定標，出入甚大，可置不論。總之，春秋之時，竹刑鄧析能著於鄧析，計然范蠡能著於范蠡，何獨於五千言之老子而疑之。

此書既成，原擬另作老子哲學，以觀其會通。後以莊子之學，實出於老二人面目，雖有小異，大體相近。余既著莊子哲學，以爲老子哲學可以無贅，故迄置未作耳。再者，余先父肇修公實慘死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齊燮元潰兵之鎗彈下，謹以此書爲彼永久紀念。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蔣錫昌。

本書所據書目

1. 老子

民國九年浙江圖書館覆刻浙江書局本，此書爲通俗王弼本之最佳者，故本書即以此書與以下諸善本相校。

2. 景龍道德經碑

唐中宗景龍二年正月

此碑始見錢大昕金石文跋尾，爲道德經刻石之最古者。錢跋云：「老子道德經，景龍二年正月，右老子道德經兩卷，上卷曰道經，下卷曰德經，分兩面刻之，其額云：「大唐景龍二年正月，易州龍興觀爲國敬造道德經五千文碑。」末題觀主張眷行名。」今在易州。校詁中簡稱碑本。

3. 開元御注道德經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十月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御注道德經，開元二十六年十月，右明皇御注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令天下應修宮齋諸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石幢凡八面。額題：「太上元元皇帝道德經，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首載開元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勅。末題：「開元二十六年，歲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勅建。」「戊」字少一撇。後列易州刺史田仁琬，別駕周憲，長史鄭景宣，司馬杜欽賢諸人名。……此幢經注皆出於一手，驗其

筆迹，蓋蘇靈芝書也。石文間有殘缺，亦有石本元缺者。今在易州。校詁中簡稱御本。

4. 廣明道德經幢 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一月

韓崇寶鐵齋金石文跋尾：「右道德經幢，道光丁酉歲，秦州修葺城垣董事尤柳村得斷石一段於土中，識讀文字，乃道德經。正書，字如指頂大，惜破碎不全。其製八面，文字周遭，乃經幢也。未有「廣明元年十一月建」一行。」魏錫曾續語堂碑錄：「此幢爲自來著錄家所未見，歸安吳平齋觀察得於秦州，移置焦山，始載入所著二百蘭亭齋金石記。」今在鎮江焦山。校詁中簡稱廣本。

5. 景福道德經碑 唐昭宗景福二年

羅振玉道德經考異：「景福本，景福二年，立石人僅「大夫上柱國王耶及史大夫上柱國王」等字可辨，石不知所在。」校詁中簡稱景本。

以上唐石本四，均見羅振玉道德經考異。

6. 古樓觀道德經碑

此碑無年月，無姓名，惟經後題有「終南山古樓觀立石于道祖說經之臺」十五字。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道德經，在陝西鄠縣說經臺。」查終南山橫互鄠縣南境，距城在二三十里間。則繆氏所云，即係此碑。校詁中簡稱樓本。

7. 唐人寫本殘卷

首章至第五章之首。校註中簡稱敦本。

8. 唐人寫本殘卷

九章之末至十四章之首。校註中簡稱乙本。

9. 唐人寫本殘卷

十章至十五章之首。校註中簡稱丙本。

10. 唐人寫本殘卷

二十七章後半至三十六章首行。校註中簡稱丁本。

11. 唐人寫本殘卷

三十九章至四十一章。校註中簡稱戊本。

12. 唐人寫本殘卷

四十一章末行至五十五章。校註中簡稱己本。

13. 六朝寫本殘卷

五十七章至八十一章。校註中簡稱庚本。

14. 唐人寫本殘卷

六十章至八十一章，即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今此書已佚。查道藏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及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均引成疏。以二書與殘卷並勘，殘卷最長。然亦偶有殘卷誤而二書不誤者。以二書對勘，強字較顯爲多，有時且列經文於前，至其脫譌，皆所不免。然擇正去誤，猶可籍以攷見若干殘卷以外之本也。羅振玉雪堂校刊羣書敍錄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跋，「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第五殘卷，前有損佚，不見撰人名。文內「治」字皆缺末筆，唐高宗時寫本也。考隋書經籍志載爲老子義疏者，凡四家：曰顧歡，一卷；曰孟智周，五卷；曰章處玄，四卷；曰戴銑，九卷。此卷起「治大國」章，即居位第六十而訖「信言不美」章。即顯實第八十一。是卷五乃末卷，與孟智周義疏卷數正合，與他三家卷數皆異，殆即孟氏撰也。陸氏撰音義，博采衆本，至十餘家。此卷「治大國若亨小脰」注「河上原奪「上」字，公本作「鮮」」，「聖人之不傷人」注「諸本皆作「亦」字，唯張係天及陸先生本作「之」字」，均不見於陸氏音義。按道藏顧歡道德真經註疏於六十章「聖人亦不傷人」下引成玄英疏云，「諸本作「亦」字，張係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除「天」「師」二字互異外，正與相合，可證義疏乃成玄英所爲。今羅氏以此書歸之孟智周，可謂疏於攷證者矣。校詁中簡稱辛本。

15. 唐人寫本殘卷